



另类奢华之六

江湖绝杀的养成

邓明

前面的话



上清华的时候流行武侠小说。我们合唱队训练班在舞台上扮演“一二·九”进步学生时，穿着民国旗袍在侧幕候场。某进步女学生就抱着《冰山天女传》看得一脸狞笑。等该上场了，她扔下书、换上悲壮的表情、抄起小旗冲出去大叫“还我们一张平静的书桌！”剧情是抗议日本人扰乱华北，当时的实情是，给她一张平静的书桌她一定是用来研究梁羽生。

我从来进不去武侠小说的境界，拿一辈子练功的活法我理解无力。练功只是手段，真正的人生在外面的江湖。那位练九阴白骨爪的大姐，练之前做过市场调查吗？这江湖有那么多天灵盖儿要你掏吗？做学生的也一样，披披挂挂往身上挂装备的时候，知道这职场江湖需要什么吗？

一个明媚的周末，我逍遥地在深圳的暖阳下溜达完了，回到家里楼下摁电梯。手机响了，公司HR秘书的声音：现在要开电话会，公司从A总到Z总全在线上，今天要定进入最后一轮招聘的名单，你要说下在复旦和交大面试的意见。我一听完蛋了，这些总们分别在北京香港纽约，我总不能说我要进电梯先挂了、你们等我上楼回家了再说吧！

趁秘书接别的线的时候，我跑到少有人走的楼梯间里坐台阶上拿好开会的架势。公司招聘在美国只招前十大名校的，在国内只要北大清华复旦交大

的。虽然要筛选三轮。但内部决策起来不难，但凡各个面试组有分歧意见的一律出局，因为一共就招8个，只要有8个大家都无争议喜欢，就不用研究那另外的108个。

三轮结束，最终确定发offer名单时，我正好在北京总公司不用坐楼梯了。HR主管一个个报告：第一个某某，清华大学外语系……我听着脸上坦坦地不动声色，想起这位师妹在公司当过实习生，在楼道里就打过一个招呼，玲珑的暗红色套装、盘起的头发，纤细温和。来公司应聘的基本是MBA经济博士啥的，这位师妹凭貌似不

对口的专业进入最终名单，本师姐内心嘚瑟外表淡定。

HR继续说：她在公司实习的时候，美国发过来几百页的项目资料，跟有一个主题有关的内容要改，主管让她挑出来。她不但两个小时全搞定了，而且想到这个主题会联动到另外两项内容，就顺便用不同的标记也都标出来了，项目组里别人都没想到。部门老总说了，让HR必须把她招进来。我心里暗笑，这妹子是用了外语系几项基本专业技能，效果亮眼啊！

会议室里的人一致表示impressive。最后HR说，我们这么紧赶着决定，就为快点发

offer。咱们看中的学生，肯定其他大公司也都看中了。这8个人手上一定会拿几份offer，最后谁能接咱们的，还说不准。被她说中了，这位师妹最后去的是另外一家大公司，那位部门老总，失恋一样地郁闷！

讲这么长的职场故事干嘛？哪怕对于初出茅庐的学生而言，职场也是赢家通吃的律法，你进入顶层的8个，无论多大名号的公司都怕你这个心上人被别人抢走。我见过太多用力过猛的应聘者，各类证书文凭，也遮不住焦虑茫然的内在。但一个安静的女生，一次工作表现，就能让这些霸道总裁们认定，她是Miss Right！怎么做到的？

师姐来解画，秘笈全在外语系的专业课里：

泛读课，教会你用最短的时间获取最大的信息量，抓住核心把复杂问题简单化。这是效率训练。

口译课，教会你迅速理解交流对方的意图，把消化领悟的时间压缩到最短，并精准转述。本质是目标管理策略。

语言学课，教会你所有的词汇都必须在有上下文的情况下理解。所以，在探寻一个主题的时候，自然不会忽略跟它有连带关系的其他问题。这是全局观。

写作课，教会你写东西的时候看清用途，需要表达观点的时候不要抒情。没有别人不理解你，只有你没把话说清楚。这是沟通策略和自我归因的做

事方式。

还有，很多……

我跟人提泛读课时，老会碰到无脑儿大惊失色：外语系还教贩毒？！好吧你们幽默！这门课跟100分儿有仇！老师会扔给我们海量文章，每篇后面有阅读内容选择题，然后掐表计时。时间到就一道道题核对。哪篇文章谁答题都对了，就被他拎起来敲打：你在这篇文章上花了太多时间！不需要100%对，80%就可以了！不要go back再回去找答案！Move on！后面还要那么多内容要看，我不要一个100分，我要五个80分！不要把时间浪费在精益求精上！

清华这些高考考场出来的学生，基本上都有答对题强迫症。我们很是调适了一阵，才能做到坦然地把没看明白的内容扔下，Move on！效率就是要牺牲精确性！更何况有些精确性属于钻牛角尖。理解了这些，就理解不了《杨三姐告状》和《秋菊打官司了》，你们是冤，可占用人生这么多资源卡在这一个地方，值得吗？

泛读课还教一个武林绝技，在法律、商务、科技文件中，经常有一句话抡圆了占半页纸，各种修饰从句让你的理解力失去方向。老师说，划掉所有枝枝节节的内容，只剩下这句话的主谓宾三个词儿，先看清楚他是要说“我爱你”还是“我恨你”。至于他是如何深情款款地爱、如何咬牙切齿地恨、或者各种爱恨交加，有空就细

看，没空又是那句话，大家都很忙，Move On！

有一位自动化系的同学，搞公司的时候手下一票师弟师妹。有次他恨恨地跟我说，我迟早要死在那个CTO师弟手里。我各种不解，那是个无比纯良的技术宅男，不会害人啊！他说，你要是给他48小时完成一件事，他就开始研究能不能用最好的工具做成！如果第47个小时他弄出这工具了，那10分钟就做完了；如果没找到，那最后一个半小时回头也来不及了。我听了哈哈笑，这位师弟应该扔去我们的口译课回回炉，让他学会目标管理。如果台下有几百人等着你翻译，看他有没有脸在台上沉思哪个词最好！

我们的口译课由系主任教。考试就在他的办公室，一个个进去。桌子上放着一排趴着的考卷，自己抽。他抱着胳膊笑咪咪地看着，那意思是好好抽啊，你有可能死在你自己手里啊！我手气那叫一个好啊，抽出一张医学类的，主任脸上露出了喋血的笑意。可我也没有在怕，他英文说完我无缝衔接中文。轮到他说中文了，“耳科”，我心里一凛，这是给我下套啊！明明耳鼻喉是一个科非分开说，我果断回答“Ear Department”，主任立马翻脸直起身瞪我，“小耳科，小孩子！”我立马反应过来是儿科！主任您这上海口音，唉！我的错！

不过俺们系主任有一个本事我佩服不已。开全系大会，他用英语哼哼教导我们的时候，

你休想学到啥像样的词汇和句法。他的理念是用最简单的词和句子说清楚最复杂的事情。我估计给他 take, get, come, go 这几个动词，他能把地球上一半儿的故事讲明白。他认为没有什么事儿是需要卡在一个单词上的，换一种说法就行了。搞过人力资源的都知道，考察人才时有一个重要素质要看，叫 flexibility，灵活变通的能力。这个，我们外语系的必须有啊！

外语系最怕有人拎一个单词过来问：这词儿啥意思？我们如果高冷点儿呢，就会说不知道。如果和善点儿呢，就会找你要上下文。很少有哪个词是可以脱离上下文独立释意的。Miss 可以是错过，可以是思念，你 miss 了一段缘分会导致你终生念念不忘 miss 她。Close 可以是关闭也可以是亲密，你 close 了你的内心可能错失和她 close 的机会。这离开了上下文没法聊天。有次在首都机场安检，一个安检姑娘对一个外国旅客飙英文：You stop! Stand here!”她单词都没用错，我身边的公关部同事默默来一句：So rude! 所以啊，翻译有时候很招人烦，明明只让你翻一句话，你问那么多干嘛！说回我那个实习生师妹，她一定是在上下文里看出了主题之间的关联性，就手把手所有连带问题都拎出来了，在不用别人提醒的情况下，一次干完三件事。一个小实习生的全局观就是这样来的。

说起写作课，我们班都是高考作文高分党，拿着外教给的

题目一通抒发，然后坐等表扬。外教看了我们的大作，表示接受无能！把她要求的写作格式讲了一遍：第一段要有 opinion，每段开头是 opening sentence，最后一句是 closure，结尾是 conclusion。我们当时就不干了要搞辛亥革命：你这是洋八股啊！我们学了这么多年语文，好的文学都是各种修辞各种云山雾罩，然后让别人总结中心思想。自己写这么白了美感何在！？文学性何在！？这是一场中西方沟通理念的短兵相接！外教认为，大家这么忙……好吧她们来自高效忙碌的工业社会，我们还在怀念采菊东篱下的生活节奏，我们的写作榜样，是那个树下的诗人，为该用“推”还是用“敲”能折腾一晚上。外教认为，你要总结出自己的观点和逻辑，以最直接精准的方式表达出来，你的心思不要别人猜！猜错了倒霉的还是你！你如果连 opinion 都提炼不出来，回去想明白再写，要不写了也是白费，大家都这么忙！

我必须承认这种训练让我终生受益！我在深圳做项目的时候，跟总公司之间基本都是靠邮件跟各部门沟通。有次回北京，几个来自北大复旦的同事正聊天，看见我说：我们正聊你那邮件怎么写的，条理清楚观点鲜明，建议都分析得头头是道。你看那某某，每次邮件来，全公司都能看出他激动的心情，可不知道他想干啥。我心说姐这是童子功啊！外语系写作课，教的是思维方式。

写作是为了沟通，那沟通的效率和效果才是最重要的！大家都那么忙！

职场堪比江湖，我们需要理工思维勇往直前的理性和毅力，也需要人文学科审时度势的策略与感性。我们既需要精准出击，也需要在适当的时候放手，Move on！

某天，在北京总公司，我正跟老板闲扯，公司 IT 主管敲门进来。这位经管毕业的同事说：你们那个创新发行项目出名了啊，MBA 班让你们去讲一堂案例分析。老板拿下巴指指我：她去，最近她正给其他券商到处讲呢，PPT 现成的。我当即拒绝：不去！要去你去！老板一脸不理解：项目你做的，除了你谁也说不清，你磨叽个啥？我说我一个外语系本科生，自己都没 MBA 过，咋去？必须你这个牛津博士才能镇住场面。老板往椅背上一靠，意味深长地微笑：这事要这么看，他们如果看到连你都混出来了，那对未来不是更有信心了！俩人哈哈大笑，我跳起来满屋找凶器要砸他俩个满脸花！

在一个深冬的晚上，我从一个特有腔调的会议上溜出来，西装套裙外面披件大衣杀进了校园，站到了 MBA 课堂的讲台上。那栋楼当时是外语系的系馆。课间休息的时候，我走出阶梯教室，在门厅里弯腰看系里的信箱，辨认一个个熟悉的老师的名字。那次去清华我没有打扰老师们，毕竟，大家都那么忙！